

特277

642

特277-6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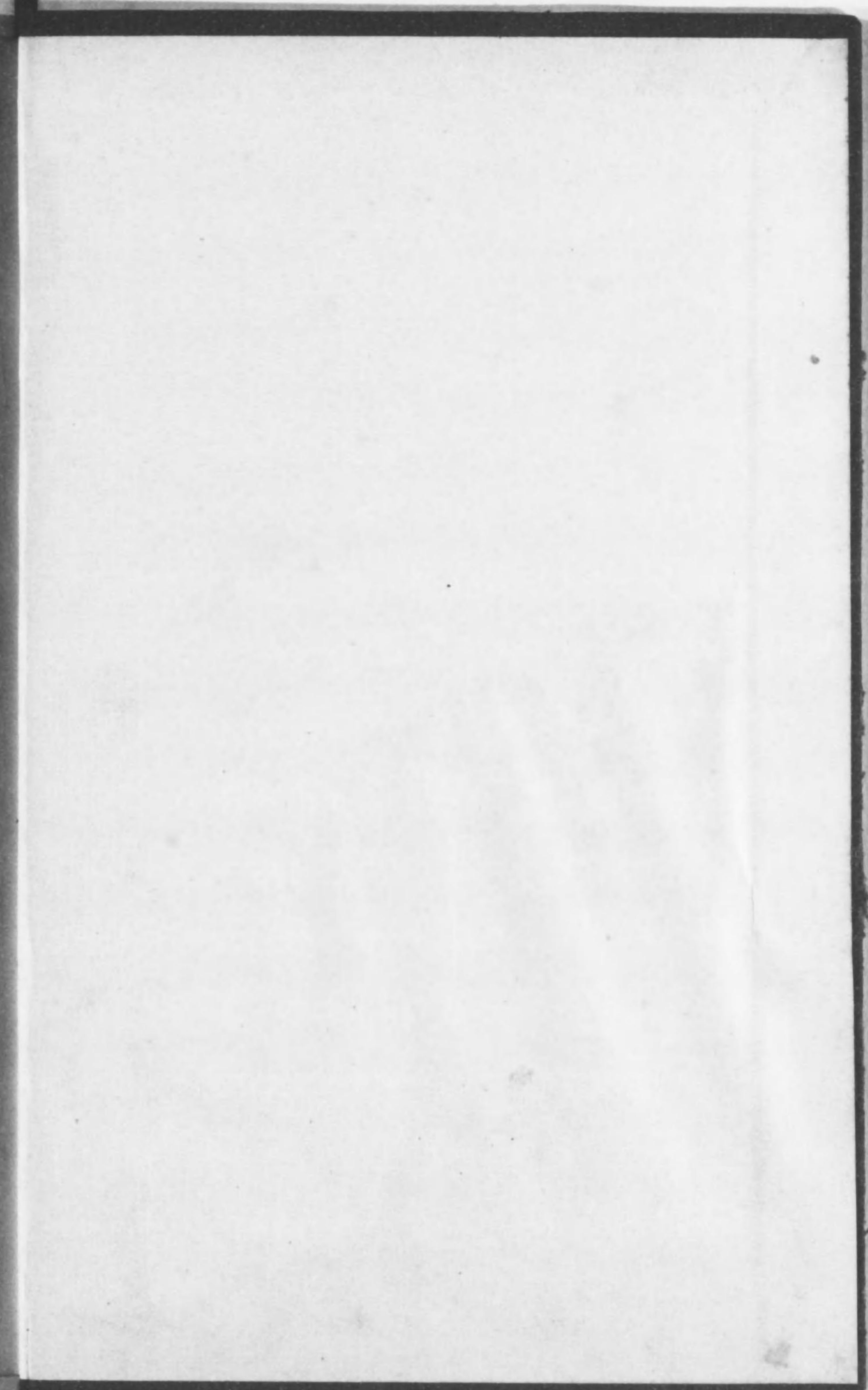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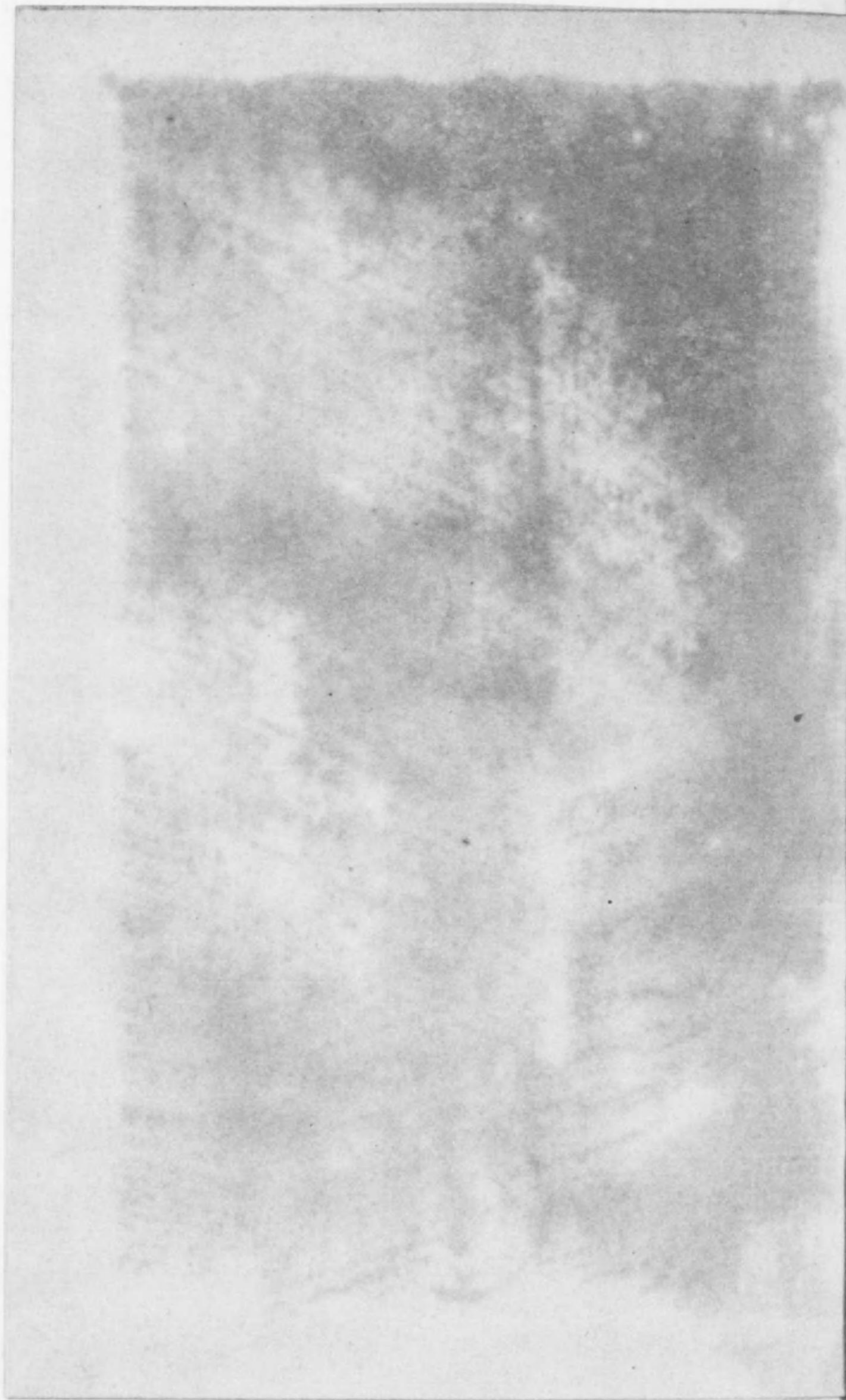
\*76W10581 \*



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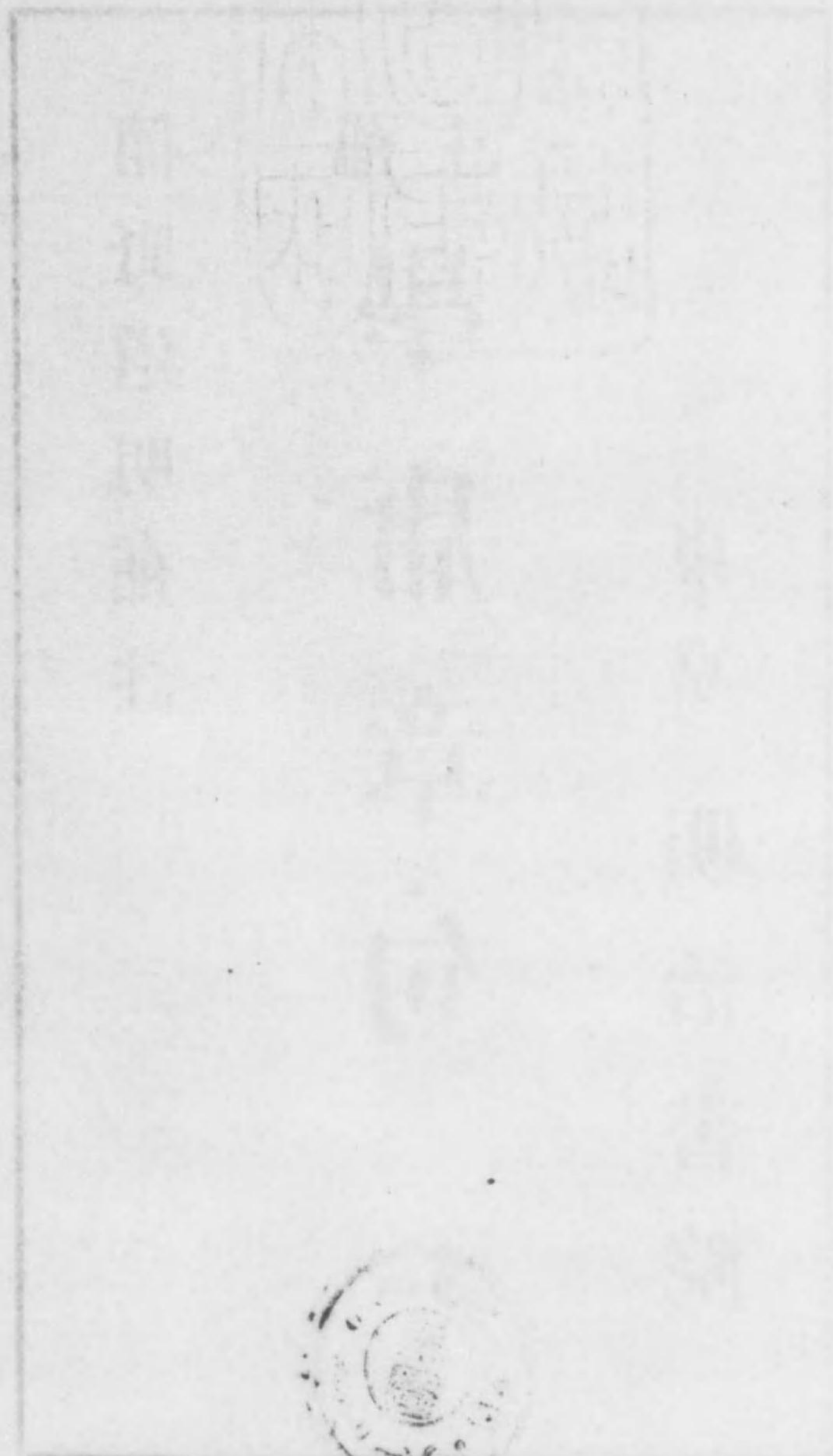


簡野道明補註

補學註

庸章句

東京明治書院





例言

一 大學中庸二書，本附列禮記。宋儒表而出之，與論孟配，稱曰四書。程顥初作中庸解，朱子定大學爲曾子所作，著學庸章句於經文舊本，多所分析移易。元明二代，咸宗朱子，清代亦相沿不變。

一 朱子學庸章句，最推義理精微，然閒非無說而未妥，使人疑者，乃不自揣擣昧，就古今諸家說，博取其平正剴切，

76W10581





足發揮經旨者，註諸欄外，命曰註補學庸章句。惟予孤陋寡聞，疏漏舛誤，固知所不免。博雅之士，如匡不逮，何幸加之。一學庸章句，行世既久，學者以爲圭臬。惟方孝孺、王守仁、毛龜齡等，主復大學舊本。爾來學者，力排朱說，尊崇漢唐古註者，頗不乏其人。乃附載守仁所著大學古本旁釋，以資學者研究。

大正十五年歲杪

簡野道明識

註補  
大學章句



大學章句序

○蔡虛齋云、大學二字、兼經傳言、章句、經傳之章句也、本集註也、不曰集註、而曰章句者、蓋大學與中庸、其言雖累千百、而意義相承、血脈貫通、元只是一篇文字、朱子則為之區別、其章句、言章則句在其中矣、序者、序大學之章句所為作也。

○司徒典樂一書、舜典、帝曰、契、汝作士、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又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

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溫和慈愛義制斷

裁割的禮恭敬撙節智分別是非之性矣。然其氣質

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

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

出於其閒、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

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

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



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寢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承位者，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也，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

○周之衰，一謂東遷之後。

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



○曲禮少儀內則  
○並記篇名  
○弟子職管子  
篇名

○規模之大一指  
三綱領  
○節目之詳一指  
八條目

○宗一正統也

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  
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  
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  
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  
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  
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  
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  
記誦口耳之學詞章枝葉之文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  
無用。異端虛無老子寂滅佛氏之教。其高過於大

○君子小人一以  
位而言

○五季一謂梁唐  
晉漢周五代季世

○程氏一伯子名  
顯字伯淳號明道  
先生。叔子名頤字  
正叔號伊川先生。  
○表章一言自禮  
記中表出而章顯  
之

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謂管仲商鞅韓非等一切以就  
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  
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閒。使其君  
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  
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  
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  
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  
出。而有以接乎孟子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  
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



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閒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

○修己治人，用字包盡大學體用。○淳熙己酉，宋孝宗六年，即我後鳥羽也。帝文治五年（一一八七）也。

### 大學

大舊音泰，今讀如字。

宋 朱熹 章句

日本 簡野道明 補註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子程

○伊藤維楨，大學定本云：明德者，謂聖人之德，光輝發越，至幽隱之地，遐陳之遠，無所不照。



○陳澧、東塾讀書  
記云、朱子大學章  
句云、明德者、人之  
所得乎天、而虛靈  
不昧、語類云、光明  
正大者、謂之明德、  
○澄謂此勝於於  
虛靈不昧之說矣。

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汙也。止者必至於是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

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后與後同後放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

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明

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古武帝其國始帝其

○陳澧云格物者  
登讀書閱歷言之  
也致知者猶言增  
長見識也凡人欲  
增長見識舍讀書  
閱歷更無他法故  
曰致知在格物也。  
朱子答黃直卿書  
曰天下事一身上  
親歷過更就其中  
屢省而深察之方  
是真窮理朱子  
此說乃格物致知  
之確解也身親歷  
過者格物也屢省  
深察者致知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  
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  
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  
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聲後放此。○  
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  
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  
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治去聲後放此。○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



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上，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

是壹

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

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凡二百五字。

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

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

○太田元良，大學原解云：本謂身也。末謂家國天下也。所厚，家人也。所薄，國人也。遇國人，非可薄也。雖然，比諸家人，則薄乎云爾。

別爲序次，如左。

凡千五百四十六字。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爲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

康誥，周書。克，能也。

命。

大誥作泰，誤。古是字。○大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

時不

明矣。帝典曰：克明峻德。

峻，書作峻。○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皆自明

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己德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器也。銘，名其器

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汙，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

○伊藤云：明命，謂天之顯命。即天命之福善，殃淫者。



○伊藤云、極猶至極、民極之極、謂至善也。

丘隅、岑蔚之處、一土高曰丘、隅謂丘之一角、峻處、山岑高而木森蔚、所謂林茂鳥知歸也。  
○帆足萬里云、積熙言文王嗣王季益明其德也。

又曰新之不可。康誥曰、作新民。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詩

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

受天命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

之處。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

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緝詩作緝。○詩小雅緝蠻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

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

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於緝之於音鳥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緝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以止、而無疑矣。詩云、瞻彼淇澳、萋

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

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

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

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

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澳、詩作奧、於六反、萋、詩作綠、猗、叶韻音阿、僩、下版反、喧、詩作嘔、諠、詩作諼、並況晚反、恂、鄭氏讀作峽、○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與也、斐、

○安非衡、大學說云、學也、自修也、恂慄也、威儀也、皆格物之事。



**錫** 錫一錫、錯也。即錫石。錫他浪反。治木器。○恂慄威儀。恂慄在裏、威儀見於表、容也。

**瑟歌淫液** 出禮記樂記。饒雙峰云、咏歌、言其詞、淫液、言其義。淫液者、意溢乎言詞之外也。

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擊。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錐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備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修言其所以得詩云、

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於戲音嗚呼。樂音洛。○詩

周頌烈文之篇。於戲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歌淫液。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此章內自引洪漢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

**夫子之言** 出論語顏淵篇。

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程子曰。衍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此句之上。別有關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

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



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惡好，上字皆去聲。謙，讀爲

○伊藤云，誠，意者，誠心之所思也，即孟子所謂思誠者，人之道之意。

○帆足云，厭，掩通。

慊，苦劫反。○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慊，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爲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爲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閒，厭，鄭氏讀爲厭，於簡反。○閒居，獨處也。厭然，銷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爲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 曾子曰：十

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



○鄭玄云、嚴乎、言可長敬也。胖猶大也。三者言有實於內、顯見於外。

○伊藤云、此言欲修其身、當先正其心。故言治心之閒、不可使忿懣、恐懼、好樂、憂患等四者、害其心也。

如此可畏。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之甚也。

誠其意。胖步丹反。○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作、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

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己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忿弗粉反。懣救值反。好樂並去聲。程子曰、

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懣、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心

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修也。此謂修身在正

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修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

○伊藤云、此言欲齊其家、當先修其身。故言接人之閒、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五者、不可有所辟也。



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讀

為辭惡而之惡，故好並去聲。鮮，上聲。○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辭，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

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

之碩。諺，音彥。碩，叶韻。時若反。○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此謂身

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

○太田云，家者，家人也。人者，國人也。不可教者，不能教也。不可，不能相通。

使衆也。

弟，去聲。長，上聲。○身修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齊於上也。而，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

教成於下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

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中，去聲。○此引書而釋之，又明

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

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

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僨，音奮。○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

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

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

○太田云，一人謂君也。貪者，貪利也。戾者，戾善也。人君貪利而戾善，則姦人得志，而賢人黜遠，雖欲國治，其可得乎。



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

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上文。詩云桃之夭

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

而后可以教國人。天平聲葉音臻。○詩周南桃天之篇天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與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

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

后可以教國人。詩小雅蓼蕭之篇。詩云其儀不忒正是

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曹

風鴈鳩之篇式差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此三引詩皆以咏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

○太田云左傳(襄三十一)年有儀可則謂之儀言父子兄弟相遇之法可為民之儀表也。三引詩一即孟子刑子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

深長最宜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

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

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老老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

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所惡於上母以使

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

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

所謂老吾老及人之老云云。○矩制方之器曲尺也匠之度物以矩此借喻君子之度人以心為矩。○度物願即易謙卦稱物平施之義。



豈有二夫之  
不獲哉一即新  
止至善也。

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先惡  
竝去聲。○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紙，好惡竝去聲，下竝同。○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節讀為截，辟讀為僻，與戮同。○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戾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

○太田云：峻命，高大之命，謂天之命為天子也。鄭玄云：天之命，持之，誠不易也。

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為天下之大戮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峻，易去聲。○詩文王篇，師衆也，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先慎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本上文而言。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外本內末，故財



○鄭玄云、天命不于常、言不專祐一家也。

○帆足云、仁親、言其有仁可親愛也。

○何休云、斷斷、猶專一也。

○帆足云、休休、和易可親之貌。

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

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悖、布內反。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

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

寶善。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舅犯人也。晉文

公別、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公子、出亡在外也。秦誓曰、若有

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

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

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

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

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

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个、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反、媚、音冒。○秦誓、周書、斷、誠

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媚、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

人。進、讀為屏、古字通用。○進、猶逐也。言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見

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

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遠、去聲。○如此者、知所

○安井云、俾、不通、俾、其人、不通、建於上也。鄭注云、遠猶

戾也、俾、使也、拂、戾、賢人所為、使、功不

通於君也。

○安井云、俾、不通、俾、其人、不通、建於上也。鄭注云、遠猶

戾也、俾、使也、拂、戾、賢人所為、使、功不



○君子道一君子謂治國平天下之道修己明明德之事治人新民之事也。

○呂氏一名大臨字與叔藍田人。○鄭玄云發起也言仁人有財則務於施與以起身成其令名不仁之人有身貪於聚斂以起財務成富。

愛惡矣而未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

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菑古災字夫音扶。○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

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是故君子有

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

修己治人之術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

決矣。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

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恆胡登反。○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

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

篇皆一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發猶起也。仁者

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

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

者也。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孟獻子曰畜

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

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

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畜許六反。乘斂

竝去聲。○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

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

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

○俞樾(曲園)羣經平議云按自小人者必用小人也。



○ 荻生徂徠、大學解云、鄭玄曰、彼君也、言君用小人者、其心謂小人善治國家也。小人使之爲國家者、使小人之爲國家也。

竝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上聲。彼爲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關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

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

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大學古本旁釋



王新建大學序

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卽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

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折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爲之釋、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



文成古本序詞簡而旨遠，不易可讀，試插入數字以解之，如左。

佐藤坦

大學之要在誠實意念所發而已矣。誠實意念所發之功，在格正意念所在之事物而已矣。誠實意念所發之極，在止於至善本體而已矣。止於至善本體之則，在致極吾心本然靈昭之良知而已矣。大學一書之蘊蓋盡乎此矣。身之主宰謂之心，故其曰正心者，謂復其心之體也。心之形體謂之身，故其曰修身者，謂著其身之用也。均之止善也，故又以此言乎自己，則謂之明明德。明明德者，乃所以止至善也。又以此言乎他人，則謂之親民。親民者，乃所以止至善也。又以此汎言乎天地之間，則陰陽造化之妙，萬物品彙之衆，何而莫非至善

所在也。故止至善一句，全備而不漏矣。是故至善也者，乃人心之本體，大極之存乎我者也。唯其動於意也，有過不及，不能中也。而後始有不善形乎其際矣。然而本體之良知，炯然常明，憬然常覺，未嘗不知其善不善也。此乃至善之準則可見矣。意云者，自其心之發動而名也。物云者，自其心之事物而名也。故致極其本體常明常覺之良知，而後意念之發動，始無有不善者也。雖然，非即其意念所在之事物而格正之，去其不正，以歸之於正，則亦無以致極其良知也。故其曰致極良知者，乃誠實意念之本原也。而其曰格正事物者，又致極良知之實功也。夫物既格焉而無不正矣，則良知所知者，無有障礙，遮隔而得以極其致，而意念所發者，始無自欺，而可謂之誠焉。而爲有以得復其心



之本體也。是之謂止於至善矣。蓋以古之聖人，懼天下人之不知求至善於吾心而徒求之於外物也。而反覆其辭，不必節節分疏，而理致自躍然乎事間矣。朱子不此之察，漫疑以謂是書有經傳有錯簡，有闕亡。於是乎孔氏之舊本方分析，而聖人立教之意遂晦亡矣。是故我乃就舊本爲之說曰：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吾謂之支。離不取也。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吾謂之虛。罔不取也。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吾謂之妄作。不取也。夫支離與虛罔與妄作，其於至善本體也，相去遠矣。誠意固足矣。而合并之，以小學居敬之說，而綴者益綴。本文固明矣，而補緝之以格物致知之

傳而離者益離。吾懼後世學術之不得其要，日遠於至善而不之覺也。於是敢去朱子之分章，而再復之於孔氏之舊本，且傍爲之註釋，以引長其義。夫然後庶幾復見聖人體道之心，而學者求之者，亦有其要而不差矣。噫，嗟，乃若致良知之說，則存乎心自覺悟，而非筆舌之所能盡也。故學者能致良知焉，而有所覺悟也，則大人之學盡矣。



### 大學古本旁釋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親，愛也。明明德，親民，猶言修己安百姓。至善者，心之本體。盡其心之本體，謂之止。至善，知至善惟在吾心，則求之有定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

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

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

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

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

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

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

而可誠矣。意誠，則心無所欺而正矣。

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

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知修身爲本，斯謂知本，斯謂知至。非實能修身，未可謂知之知修身。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

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

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

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

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

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

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

言之耳。(補)



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

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

也。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

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

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

里，惟民所止。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

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

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

畏民志，此謂知本。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

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

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

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

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

只是修身只是誠意。  
孝弟慈發於天性所謂不慮而知者推而達諸君長衆的是誠意作

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

用齊家治國豈果外於誠意哉。  
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

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

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率天

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

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

明德之推處即恕之及處即親民。挑出恕字以示明親合一。  
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

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

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

治國在齊其家

又說到修身工夫只是誠意。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

所惡於上知母以使下是致  
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

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

於天下父教母養達願去疾無非親民之事。  
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

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

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

平天下，至

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

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

不厚數，即是散。補

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

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

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斷斷，絕也。無他技能也。補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

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

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

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

究竟歸親民。補

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

命與過是互文。自天而

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

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

生財，亦親民中條件。補

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

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

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國貨財亦皆君物。補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  
上好仁，下好義。下好義則  
 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  
君以此為利矣。進前兩節釋之。（補）  
 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  
小人說利唱誘。庸君受其欺騙，以不善為  
善，遂寵任之。人怨神怒，傾覆之禍立至。其可不懼哉。篇末警醒天下後世之為主人主者。（補）  
 人之使為國家，菑害竝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  
再言之，告戒深切。大意歸宿於誠意好仁。即為大人之學。（補）  
 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補註  
 中庸章句



○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生於魯伯魚年五十一先孔子死伯魚生後孔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標注云中庸子思所以辨異端之謬也故首明道之原出於天非虛假矯揉也次論中庸之德蓋謂聖人之教不過生民相助為生之道教之遠人不足以為教以明遺世高蹈之言非天下之達道也又次言誠之可貴則明誠君子所以治身治人誠無物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論語堯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心之本體知覺心之德一而已矣而



明也。無因。應之非正也。又次論君子。素乎患難。行乎夷狄。無入而不正。自夷狄無入而不正。自得焉。則其安心立命之言。彼糠粃萬物者。未免為有所苦而逃。而其言不足駭也。終言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則明仲尼之道。倫理之所。在風土之所。宜天下通行之道。非一人私言也。蓋七十子。造為私言。以做孔子之為。皆附孔子而興者。猶印度所謂附佛法外道也。其間必有虛無因。應。奇語。不偶。如莊

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斯指精一也。無少

周偽老子之言者。子思是篇專為此而作也。中庸猶言平常。賈誼所謂材能不過中庸是也。子思以中庸為聖人之道。未嘗以為聖人之德。故篇首論君子之德。以中和為言。

○吳行父云。中庸序。當分作三大節。看章首至此為一節。推原中庸道學傳本。二聖授受心法。

閒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



○朱子云、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

○吳行父云、自是以來至此、為第二節、發明子思中庸道學無非聖相傳之心法。

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



○石氏一名繁，字子重，所輯錄名中庸集解。其門人其字指程子。

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為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自為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眾說，而折其衷。既

○吳行父云：第三節，言及程子得中庸，不傳之說法，使已得折衷衆說，復明道統之傳。其所以繼往聖，開來學之功，隱然見於言意之表。有不可得而辭者耳。

為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家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宋 朱熹 熹章句  
日本 簡野道明 補註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



○伊藤維積(仁齋)中庸發揮云、立三言、以示學問之梗概。  
 ○天命——太田元真(錦城)中庸原解云、天者所謂皇天上帝是也。  
 ○董子——名仲舒、漢廣川人、著春秋繁露、此語見對策。  
 ○不可——太田云、不可不能同。  
 ○鄭玄云、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也。君子則不然、安井衡(息軒)中庸

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修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

說云、君子戒慎恐懼乎其所不睹。及也。  
 ○帆足萬里、中庸標註云、道之所隱見顯微一也、不可掩蓋、是君子之所以慎獨也。

○獲生徂徠、中庸解云、中和者、中和氣也。左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列子曰、沖和氣者為人、言人皆稟中和氣以生也。  
 ○帆足云、中者、哀樂未發、心無偏倚也。和者、適也、無乖戾之謂。

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見音現。○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過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喜怒哀

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守不失。

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守不失。



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謙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

○楊氏一名時，稱弟。龜山先生程門高弟。

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

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

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王肅本，作小人。

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右第二章。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

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鮮，上聲，下同。○過則失中，不及

○獲生云：凡君子小人，主在上在下，以言之。  
○而時中，而無忌憚，一俞樾《曲園》羣經平議云：兩而字當讀能。古書能字作耐，或省作而。  
○王肅本：見經典釋文。鄭氏本作：小人之中庸也。

游氏一名酢，字定夫，程門高弟。



宋註 論語一雍也篇。

○ 疾生云、不察乎近、而求諸高遠、道之所以不行也。

○ 中井積德(履軒)中庸逢原云、是嘆慨而未全絕望之語矣。其夫字可味。有徘徊躊躇之意。

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知者之知、去聲。○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也。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夫音扶。○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

○ 帆足云、罟獲陷阱、喻人可邪說、誑誘、使陷不善也。



**匪** 匪一月一滿一月也。匪，周。

○中井云，拳拳取之當中日。齊所謂鳩尾矣。

能期月守也。

予知之知去聲。晉古。獲胡化反。阱，才性反。辟，避同。期，居之反。○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揜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匪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

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

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

**陳註** 義精仁熟，許白雲云，義精是知之極。仁熟，是行之裕。

**梁** 含容，巽順。訓柔字。○中井云，狂猶狂也。晝曰晝，夜曰夜。有二小大之異而已。席則別一物，不得相解。

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

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與，平聲。○抑，語辭而汝也。

寬柔以教，不報

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

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君子之道也。

衽金革，死而不厭

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

敢之力勝人爲強。強者之事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

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



詩曰一魯頌、泮水篇。

道至死不變，強哉矯。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按素

漢書一前漢書、藝文志。

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爲之哉。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

弗能已矣。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

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不能止也。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

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

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顧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

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符味反。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夫婦之愚，可

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

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

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

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

造道下造，至也。

費而隱，太田云：費者，光顯者，明而易知者。隱者，幽隱微妙而難知者。

○ 荻生云：夫婦者，匹夫匹婦也。指至鄙賤之人言之。



侯氏一名仲  
其字師聖程子之  
門人。○堯舜病博  
施一見論語雍也  
篇。

○帆足云，鳶魚亦  
得其道能飛躍言  
道無所不在也。察  
昭著也，上下，上極  
天，下極地也。

○夫婦一中井云，  
與上夫婦其旨稍  
異。上夫婦與聖人  
作對。故取其愚劣  
此夫婦與天地作  
對。故取其微末。並  
不指配耦夫妻。

焉。與去聲。○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

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學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

地。結上文。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

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

道。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爲道者，厭其卑近，以爲不足爲，而反務爲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爲道矣。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計反。○詩：幽風伐柯之篇，柯，斧柄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爲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爲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卽以其人之道，遠治其身，其人能改，卽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張子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爲忠，推己及人爲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

○中井云，以人之  
人，謂人性所固有  
之道，改，其人自改  
也。  
張子一名載，  
字子厚，宋關中人。  
世稱橫渠先生。  
○佐藤坦一齊，編  
外書云：忠恕就工  
夫言，故曰違道不  
遠。本體則忠恕卽  
道矣。  
春秋傳：左  
傳哀公二十七年。



○獲生云、言願行、行願言者、欲言行一也。  
○中井云、體體、猶致我、從心從造、蓋用心有造作之義。○初一忍也、難也、謂不取也。

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願行、行願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子臣弟友四字絕句。○求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則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願行矣。行之力、則行願言矣。體體、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體體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

而爲其所當爲、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

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

子無入而不自得焉。難、去聲。○此言素其位而行也。在上位不陵

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

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援、平聲。○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故君子居易

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去聲。○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

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

○伊藤云、此章即論語(憲問篇)所謂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蓋中庸之極致也。



侯也。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

○帆足云。此章亦言至道自齊家始。不在高遠也。○伊藤云。按說中庸之義者。止於此。蓋中庸本書也。以下或是他書之脫簡。今不可考。

諸其身。正音征。鵠。工毒反。○畫布曰正。樓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思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

卑。辟。譬也。同。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

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詩小雅棠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孥。子孫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夫子諷此詩而

贊之曰。人能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

陳定宇云。二氣以陰陽之對待者。言一氣以陰陽之流行者。言二氣之分。其實一氣之運也。

一見易乾卦文言。○昭

禮記。祭義篇。○昭昭。明。鬼神之靈。光處。蒸蒿。其氣蒸上處。惟。情。使。人。精神。煉。然。處。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飄。然。之意。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爲德。猶言性情功效。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是其爲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使天下之人

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

其左右。齊。側皆反。○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蒸蒿。惟情。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詩曰。神之格

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敦。○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夫。音扶。○誠者。言厭意而不敬也。思。語辭。

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隱費一不見  
不聞、鬼神之神也。  
故曰隱。體物如在、  
皆鬼神之用也。故  
曰費。

虞思、陳胡公、  
一虞思、見左傳哀  
公元年。陳胡公、見  
襄公二十五年。  
○帆足云、必得其  
祿、謂其富也。培、其  
茂盛、猶人培養之  
也。是以草木喻人  
事、言長慎天命者、  
天必以福祿與之  
也。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與、平聲。○子孫、謂虞思、陳胡公。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遊散、則斃。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

故

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大音泰、下同。○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

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

○中井云、孔子語、止於父作之子述之。  
○詩云、一魯頌、閔宮篇。  
○中井云、武王末之末、謂晚年、晚年之稱、不拘老少、漢杜延年傳、昭帝末、廢病、徵天下名醫、受命、為天子也。武王晚年有天下、未及制作而歿、故周公承而成之也。



○組緝一陸德明云，大王之父也。○期一周年也。○未人曰，期喪，諸父昆弟之喪也。大夫之貴，猶不得而臣之，故為之服。但比常人少降耳。諸侯則得而臣之，故絕不為服。

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追王之王，去聲。○此言周公之事，未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述之所起也。先公，組緝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

○帆，足云。孔子之語，止於善述人之事者也。此引夫子之語，以起下文。○孟子之言，述尊一公孫丑下篇。○中井云，宗器，謂廟中所用之器，鼎、俎、爵、彝、鐘、磬之類，是也。非指珍玩之物。

○帆，足云。古太廟東嚮，左為昭，右為穆。昭，明也。有為穆，北嚮，幽暗也。然記之禮，有以爵為班者，有以習禮執事為班者，有以商為班者。

○中井云，毛，燕之本字。燕，毛，猶言養老也。以供養耆老為禮，因以長幼為坐次也。

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上章言武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

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昭，如字。為，去聲。○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解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



○鄭玄云，敬，樹，謂  
○中井云，盧，盧之  
物，夫子語，蓋止於  
此，下則子思推衍  
之言也，家語引此  
以，至，雖，愚，必，明，雖  
柔，必，強，皆，為，夫，子  
語，者，蓋，誤，載，取，此  
篇，也，此，言，治，國，家，  
由，彝，倫，之，道，而，後  
能，行，也，以，身，者，身  
修，而，後，能，得，人，也。  
○沈括，一，字，存  
中，宋，人，著，夢，溪，筆  
談，此，語，載，筆，談，中。  
○家語，一，孔，子  
家語，哀，公，問，政，篇。  
○生理，一，生，物  
之，理，也。○惻，惻，慈  
愛，一，猶，言，憐，憫，惻  
隱，也。○節，文，一，謂，  
品，節，文章。

○鄭玄云，敬，樹，謂  
○中井云，盧，盧之  
物，夫子語，蓋止於  
此，下則子思推衍  
之言也，家語引此  
以，至，雖，愚，必，明，雖  
柔，必，強，皆，為，夫，子  
語，者，蓋，誤，載，取，此  
篇，也，此，言，治，國，家，  
由，彝，倫，之，道，而，後  
能，行，也，以，身，者，身  
修，而，後，能，得，人，也。  
○沈括，一，字，存  
中，宋，人，著，夢，溪，筆  
談，此，語，載，筆，談，中。  
○家語，一，孔，子  
家語，哀，公，問，政，篇。  
○生理，一，生，物  
之，理，也。○惻，惻，慈  
愛，一，猶，言，憐，憫，惻  
隱，也。○節，文，一，謂，  
品，節，文章。

右第十九章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

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

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

等禮所生也。

○殺，去聲。○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

中庸章句







○軌足云、經、經緯之經、猶言大綱也。

○常也。一為治不易之常道。○無忘賓旅。一見孟子告子篇。

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修身則

○軌足云、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上能視羣臣如手足、臣下之所報禮、謂不待不重、報禮謂所以報之之禮也。○見書經、洪範。皇大也。○通功易事。一見孟子、滕文公上篇。註、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天下之旅云、一見孟子、公孫丑上篇。

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閒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



精食一單區之也。○委積一周禮。鄭注云。半米薪芻。以給賓客也。○比年一每年也。

○中井云。凡事之事。意廣。謂凡人所

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斂並去聲。既許氣反。稟彼錦力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潮。○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藥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爲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當爲之事也。事前定之事。指一事對二言行而言。

○鄭玄云。獲得也。言臣不得於君。則不得居位治民。

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殆。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蹶。

殆其劫反。行去聲。○凡事指遠道。達德九經之屬。素定也。殆。讀也。疾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誠者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



**眞實無妄**——眞則無偽，實則不虛，是正說誠字。又反言曰無妄，妄只是不眞實，其語意與主一無適意同。

○陳北溪云，學問思辨，智之事，篤行仁之事。弗措，勇之事。

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中，並去聲。從，七容反。○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眞實無妄而欲其眞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眞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行之。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

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矣。其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兼小大

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爲衍文也。

孔子家語——哀公問黨。

鹵莽滅裂——見莊子，則陽鶩。鹵莽，不用心也。滅裂，輕薄也。

○鄭玄云，此勸人學誠其身也。果猶決也。



○鄭玄曰。由至誠而有明德。是聖人之性者也。由明德而有至誠。是聖人學以成之也。有至誠。則必有明德。有明德。則必有至誠。安井云。明。明乎善也。

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關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

則誠矣。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誠則無不明矣。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

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

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

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

○能盡之者。云一。佐藤云。朱註。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余謂處之無不當。當移解。實化育也。

○太田云。前章誠者也。自誠明者也。得之於性者也。此章。則誠之者也。自明誠者也。得之於教者也。○帆足云。曲。委曲也。致曲。每事盡心以求之也。○中井云。明。則動。此明而彼自動也。變化亦皆攝彼而

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

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其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

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



言唯末句據此而言言能化也。

○言人道一明人道示人知所修。

○執玉云一左傳定公十五年，邾隱公來朝，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執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焉。是年定公薨，哀公七年，魯伐邾，以邾子益來。子貢未為至誠，然能以禮觀之，猶見其如此。但借此事以證前知。○中井云：自道，謂由焉行也。

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見音現。○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閒。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也之道，音導。○言誠者物之

○鄭玄云：外內，猶上下。時措，言得其時而用也。○安井云：誠者，性之德也。誠則表裏一致，是合外內之道也。鄭注：上下，猶言君民。

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誠者非

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

也。知去聲。○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自無間斷。不息則久。久則徵。中常於中也徵。



○獲生云、博厚、仁也。高明、知也。即上章成己成物之積大者也。在己則仁以成德、在道則知以成物。所以謂之博厚高明者、以配天地也。故曰：載覆萬物者、載萬物焉。覆萬物者、覆萬物焉。而多也。如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矣、與此同矣。

○中井云、不貳、專一也。生生不息之謂。

驗於外也。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象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見音現。○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爲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陸德明、經典釋文云、華、本作山。

○中井云、卷、拳通、拳大之石。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艸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夫音扶。華嶽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反。○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



○中井云、不顯、借言其德之深遠也。純亦不已、句以解純字亦為不已之意、言與天合德也。

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於音嗚乎音呼。○詩周頌維天之命之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帆足云、發、發生也。峻、高極至也。

大哉聖人之道。包下文兩節而言。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待其人而後行。總結上兩節。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

○溫故而知新、論語為政篇。

○溫故而知新、論語為政篇。論語為政篇。論語為政篇。

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熉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以知敦篤乎其所以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背同與平聲。○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俞樾(曲園)羣經平議云、反猶變也。列子、仲尼篇、同能仁而不能反、張湛註、反、變也。○蒙引云、愚自用、無德也。賤自專、無位也。生今反古、反手時也。此皆非明哲保身之道。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好、去聲。裁、古灾字。○以上孔子

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此以下

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

倫。行、去聲。○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雖有其位、苟無

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

不敢作禮樂焉。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子曰、吾說夏禮、

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

宋註 孔子之言一見論語、八佾篇。

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信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王、去聲。○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

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

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

不信民弗從。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

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

○中、非云、上焉者、前於周者、夏殷也、不信、謂無可信者也。○帆、足云、下焉者、謂後於周者、指當今之人也。



聖人復起一見孟子、滕文公下

○安井云、動、謂舉行政事。

○安井云、如此、指詩所云。

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微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知天知人。知其理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惡。去聲。射。音姤。詩作教。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帆足云、憲章、以爲法而明之也。所謂吾從周也。律、猶法也。謂合陰陽寒暑之宜。變、因也。因水土之宜也。  
○饒雙峰云、持載如地、博厚之至也。覆載如天、高明之至也。銷行、代明如日月、悠久之至也。  
○伊藤云、此稱仲尼之德、而比之天地也。  
○安井云、小德指其被一事一物者。大德、以全體而言。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辟音譬。幬徒報反。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譬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智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徧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見音現，說音悅。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

四者，一曰生，二曰知，三曰智，四曰明。云，福原佐，以聰明睿知，為智，寬裕溫柔，為仁，發強剛毅，為勇，齊莊中正，為禮，文理密察，為義，甚為允當。

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施去聲，墜音墜。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夫音扶，焉於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肫肫其仁。

伊藤云：知猶主也。知化育者，裁成輔相天地之道也。○太田曰：天下之大經，即上所謂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是也。天下之大本，即上所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是也。知天地之化育，即所謂參天地之化育是也。云。



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淵之純反。○純。誠。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

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

其孰能知之。

聖。知。之。知。去。聲。○。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

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尙綱，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

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

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

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衣。去。聲。綱。口。迴。反。惡。去。聲。闇。於。感。反。○。前。章。言。聖。人。

○。帆。足。云。惡。其。文。之。著。也。是。子。思。解。詩。之。辭。的。然。呈。露。貌。

○。佐。藤。云。不。曰。顯。之。微。而。曰。微。之。顯。是。倒。裝。語。

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褰衣。褰，綱同。褰衣也。尙，加也。古之學者，爲己，故其立心如此。尙，綱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綱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爲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

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

之所不見乎。

惡。去。聲。○。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

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相。去。聲。○。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

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爲。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

詩曰：奏假無言，時

○。帆。足。云。敬。信。人。敬。信。之。也。○。帆。足。云。假。格。通。借。奏。假。言。有。事。于。廟。之。時。也。時。靡。有。



爭時人化其誠敬之德不與爭也。缺斧通借。

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假格同鈇音扶。○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斧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

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詩

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

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至矣。

輶，由西二音。○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蒸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

○鄭玄云：輶，輕也。言化民當以德，德之易舉而用其輕如毛耳。  
○佐藤云：篇首天命之性，是從無而生。有篇末無聲無臭，是從有而歸無。程子所謂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豈謂此歟。

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為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

求其本，復自下學為己，謹獨之事，推而言

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

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

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

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註補學庸章句畢

昭和元年十二月廿七日印刷  
昭和二年一月一日發行

學庸章句

定價金壹圓

不許  
複製

著者

東京市小石川區白山御殿町百七番地  
簡野道明

發行者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十番地  
三樹退三

印刷者

東京市京橋區木挽町二丁目十三番地  
新井修平

印刷所

東京市京橋區木挽町二丁目十三番地  
電新堂

發行所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  
九番

株式會社

明治書院

電話神田(25) 二二一六六四 九九一六五四



著 生 先 明 道 野 簡

○ 論 語 解 義 全一册 定價金參圓八拾錢 送本料拾八錢	○ 孟 子 通 解 全一册 定價金五圓 送本料廿四錢	○ 老 子 解 義 全一册 定價金四圓貳拾錢 送本料拾八錢	○ 增修 故 事 成 語 大 辭 典 全一册 定價金六圓五拾錢 送本料貳拾四錢	○ 字 源 縮 刷 版 全一册 特價金參圓八拾錢 送本料參拾六錢	○ 和漢 名 詩 類 選 評 釋 全一册 定價金參圓五拾錢 送本料拾六錢	○ 用 字 便 覽 全一册 定價金壹圓六拾錢 送本料拾錢	○ 補註 論 語 集 註 全一册 定價金壹圓五拾錢 送本料拾錢	○ 補註 孟 子 集 註 全一册 定價金壹圓七拾錢 送本料拾錢
---	--	---	---	--	--	--	---	---

東 京 明 治 書 院 發 行 株式會社



終